

# 傾聽行雲流水中的禪音

國文科 張麗柔老師

## 摘要

禪宗本主張不立文字，然唐宋以來，文人與禪師的交遊漸趨密切，而禪師們常運用一些質樸、透徹且生動的偈頌或詩歌來談禪，於是禪師們說偈悟道的方式，便為詩人們打開了吟風弄月、尋詩覓句的新路。許多文人詩客紛紛學佛參禪，把所學得之佛理，所參悟之禪趣，融入詩裡，因此詩壇形成一股「以禪入詩」、「以禪喻詩」的風氣。

宋代文學巨擘蘇東坡亦不例外，他受到這些禪師的影響，詩風有明顯的轉變。東坡形容自己寫作時的情況是“大略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常行於所當行，常止於不可不止。”（《答謝民師書》）。北宋詩僧與禪史作家釋惠洪於《石門文字禪》中有此記載：「蘇軾顯達之時，多少豪傑之士，爭相拜讀其文章」，並讚嘆東坡文字「真如行雲流水般，彷彿自然天成」，且肯定「自太史公以來，蘇軾可謂承其後之成就者」。他認為蘇軾的文學成就若不是得自般若智慧，怎麼可能達到如此的境界？甚而推究出蘇軾乃五祖戒禪師的後身。「行雲流水」乃東坡詩文之道，但也是東坡崇尚自然機趣的美學印象。

謫居黃州時期是蘇軾思想推移，詩文風格轉而為自然疏淡的一大關鍵。自幼深結的佛法因緣，加上歷經劫難的心靈沉澱，使他更容易接受禪宗質樸、清新，又充滿機趣的點撥，所以他的詩文中也寓含不少禪思哲理，留下許多機趣橫生的「禪詩」<sup>4</sup>。本文擬就東坡幾首耳熟能詳的詩詞，以探索寓含其中的禪思妙理為方向，並重新審視他行雲流水般的文字裡隱微的意涵和奇趣。

【關鍵詞】禪、東坡、黃州、禪詩、偈頌、行雲流水

## 一、前言

禪宗本主張不立文字，然而唐宋以來，文人與禪師的交遊漸趨密切，禪師們常運用

---

<sup>4</sup> 根據張清泉《常建〈題破山寺後禪院〉詩的禪理與禪趣》的說法：「以禪入詩」為創作方面禪喻詩」為批評方面；「以禪喻詩」的批評論大盛於宋代以後，而「以禪入詩」的創作方法，卻是在唐代便已流傳，這類詩作便被稱為「禪詩」。

一些質樸、透徹、生動而精要的偈頌或詩歌來談禪。於是禪師們說偈悟道的方式，便為詩人們打開了吟風弄月、尋詩覓句的新路。許多文人詩客<sup>5</sup>紛紛學佛參禪，把所學之佛理，所參之禪趣，融入自己的詩裡，因此當時詩壇出現了「以禪入詩」、「以禪喻詩」的風氣<sup>6</sup>。

宋代文學巨擘蘇東坡亦不例外，他受到這些禪師的影響，詩風有明顯的轉變<sup>7</sup>。東坡形容自己寫作時的情況是“大略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常行於所當行，常止於不可不止。”（《答謝民師書》）。北宋詩僧與禪史作家釋惠洪《石門文字禪》記載蘇軾顯達之時，多少豪傑之士，爭相拜讀其文章<sup>8</sup>，同時讚嘆東坡文字如行雲流水般，彷彿自然天成。<sup>9</sup>他認為蘇軾的文學成就若不是得自般若智慧，怎可能到達這樣的境界？所以甚而推究出蘇軾乃五祖戒禪師的後身<sup>10</sup>。惠洪認為自太史公以來，蘇軾可謂承其後之成就者。故「行雲流水」乃東坡喻己詩文之道，但也貼切地反映出坡公崇尚自然機趣的美學印象。

11

儒家以仁為己任的進取精神、道家的超脫世俗和佛教的圓通自在，在東坡身上獲得了融和。大抵他在仕途騰達時，儒家思想即為主導；貶官流放時，佛、道思想便佔上風。蘇軾思想的推移，謫居黃州時期是一大關鍵，在詩風上呈現自然疏淡的風格。黃州以前並非完全沒有這類風格的作品，只是他到黃州以後的創作更多。自幼深結的佛法因緣，加上歷經劫難的心靈沉澱，使東坡更容易接受禪宗質樸、清新、生動、趣味的特點，所以詩文中寓含不少禪思哲理，當然也包括許多「禪詩」。本文擬就東坡幾首耳熟能詳的詩詞，以探索寓含其中的禪思妙理為方向，重新審視他行雲流水般的文字裡隱微的意涵和奇趣。

---

<sup>5</sup> 歷代的文學家除有蘇軾以外，柳宗元、王安石、白居易、王維、謝靈運、陶淵明、黃庭堅等，都曾與佛教結下了深厚的因緣。甚至曾經反佛激烈的韓愈、歐陽修也分別在親近大顛禪師與明教禪師之後，省悟以往之不是，懺悔罪愆，在佛法裡找到安身立命之處。

<sup>6</sup> 見賴永海《佛道詩禪》第六章〈禪與詩〉頁155。一九九〇，北京，中國青年出版社。

<sup>7</sup> 陳曉芬《佛教思想與蘇軾的創作理論》（《文藝理論研究》1992年第6期）：「蘇軾一向崇信佛教，與僧人交往密切，又熟讀各種佛經，深通佛理，因而佛教思想給予他的創作許多的啟示」。

<sup>8</sup> 見惠洪《石門文字禪》卷二七〈東坡緘啟〉云：「東坡海外之文，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，雖予之篤好者，亦以為無餘矣！」。

<sup>9</sup> 見《石門文字禪》卷二七〈跋東坡悅池錄〉。

<sup>10</sup> 《冷齋夜話》卷七第一〇五「夢迎五祖戒禪師」條云：「軾年八九歲時，嘗夢其身是僧，往來陝右，又先妣方孕時，夢一僧來託宿。記其頹然而眇一目。」

<sup>11</sup> 耿琴《蘇軾「行雲流水」說》（《煙台大學學報》1994年第4期）認為蘇軾反覆以行雲流水喻詩文之道，反映了他崇尚自然的美學追求。

## 二、東坡濡佛染禪的因緣

東坡（1036—1101）生於四川省眉山縣，從唐以來佛教盛行，此地是中國的佛教勝地之一。他自敘說父親蘇洵與母親程氏「皆性仁行廉，崇信三寶。」<sup>12</sup>。父親蘇洵雖以儒學為宗，但不僅不排斥佛教，甚至結交名僧云門宗圓通居訥和寶月大師惟簡；母親程氏信佛尤虔篤，「家藏十六羅漢像，每設茶供」；弟蘇轍常與兄長談佛問法<sup>13</sup>。有一回子由生日，東坡以檀香觀音像為弟弟祝壽，並作《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為壽》詩云：「君少與我師皇墳，旁資老聃釋迦文」，由此可知，受家庭環境影響，東坡兄弟二人自幼就接觸佛教、閱讀佛書、謹守佛法之教<sup>14</sup>。佛法，可說是東坡淵源的家學。

《蘇東坡全集》另有不少詩文提到他的繼室王閏之、侍妾朝雲皆篤信佛法。王氏臨終時遺言，要三個兒子邁、迨、過，為她畫「阿彌陀佛」，東坡因作《阿彌陀佛贊》<sup>15</sup>；而侍妾朝雲，跟從泗上比丘尼學佛法，彌留時仍持誦《金剛經》，東坡在〈悼朝雲詩〉、〈朝雲墓志銘〉中也多所述及<sup>16</sup>。總之東坡一直以來，都處在濃厚的佛教氛圍裡，這即是思想濡染佛禪的重要因緣<sup>17</sup>。

東坡居官期間，常與許多禪林高僧相交共遊，如居訥、常總、雲庵、懷璉、玉泉、道潛和佛印了元禪師等，因隨其參禪學佛，或受之浸濡沾溉，東坡詩語常有出塵的視野和細密靈覺的思維<sup>18</sup>，不但在北宋文壇散發出熠熠的光彩；而他在美學上追求一種樸質無華、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，亦成為宋代文人的典型。<sup>19</sup>

東坡有一首學佛名偈〈贈東林常總長老〉：

「溪聲便是廣長舌，山色豈非清淨身；夜來八萬四千偈，他日如何舉似人。」<sup>20</sup>

<sup>12</sup>見《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敘》。

<sup>13</sup>由東坡〈思無邪齋銘〉〈與子由弟第十首〉（《蘇東坡全集》後集卷十九、前集卷一）可知。

<sup>14</sup>父母死後，東坡曾施捨家中的字畫和母親的首飾用作佛事，為父母超渡。並撰寫讚頌文說：「佛以大圓覺，充滿河沙界。我以顛倒想，出沒生死中……願我先父母，與一切眾生，在處為西方，所遇皆極樂。人人無量壽，無往亦無來。」（《居士傳》）傳二十六。

<sup>15</sup>見《蘇東坡全集》後集卷十九。

<sup>16</sup>見〈書金光明經後〉。

<sup>17</sup>見蕭麗華〈佛學研究中心學報〉第六期頁 243-270。

<sup>18</sup>歷代評者多感受到東坡得禪佛之助的力量，例如劉熙載《藝概》卷二云：「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，又善於無中生有，機括實自禪悟中得來。」錢謙益〈讀蘇長公文〉云：「子瞻之文，……有得於《華嚴》」、「北宋以後，文之通釋教者，以子瞻為極則。」（《牧齋有學集》卷八三）袁枚〈答友人論書〉云：「蘇長公通禪理，故其文暢。」（《小倉山房文集》卷一九）

<sup>19</sup>陳曉芬《佛教思想與蘇軾的創作理論》（《文藝理論研究》1992年第6期）認為，「蘇軾一向崇信佛教，與僧人交往密切，又熟讀各種佛經，深通佛理，因而佛教思想給予他的創作許多的啟示」。

<sup>20</sup>東坡有廬山三偈：〈贈東林常總長老〉、〈題西林壁〉、〈瀑布亭〉。

這是他與常總禪師「論無情話」時，因有省悟而作的詩偈<sup>21</sup>，表達當時他對禪學已領會到的見解：徹悟佛陀真理的人，可以從一切事相上洞見人生，無論什麼聲音，只要能用心觀照，有所覺悟，那就是佛陀說法的聲音；只要懂得這個道理，佛就在我們當下！

東坡禪佛思想的深刻化是在黃州時期。烏臺詩案使他親歷了人生的契闊死生，對生命本質與所依方向有更深的領悟後，他習佛之心則更加的堅定篤厚。加上世事的憂患，人情的炎涼，把他一步步推向空門，思想轉為沈寂深邃。其弟蘇轍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》云：「既而謫居於黃，杜門深居。……後讀釋氏書，深悟實相，參之孔、老，博辯無礙，浩然不見其涯也。」<sup>22</sup>。此時東坡寓居黃州定惠院，隨僧蔬食，閉門謝客，他自己也說：「多難畏人，不復作文字，惟時作僧佛語耳。」<sup>23</sup>，「日往安國寺，深自省察，則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，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淨，污染自落，表裡翛然，無所附麗。」<sup>24</sup>。從此，他自號「東坡居士」，以期能達到「性自清淨」的禪悅境界，並自許：「自文字語言悟入，以筆硯作佛事。」

禪的精神陶冶著蘇軾，也滋潤著他的詩歌創作，於黃州謫居時期得到最大的落實。當時名僧雲門圓通秀禪師、佛印了元與黃龍東林常總都是與他密切往來的重要禪師，不但增添其生命色彩，更對其思想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。其中，將東坡「一屁打過江」的佛印了元禪師，與東坡互動頻繁，二人對話之間機趣橫生，留下許多詩偈佳話<sup>25</sup>。他雖沒有出家，但以在家居士的方式修行<sup>26</sup>，自到黃州以後，便素食齋戒，每天誦經念佛，黃州城南有安國寺，東坡經常前往朝拜並焚香默坐，自覺身心皆空而精神怡然。到他晚年時，隨身無長物，惟有一軸阿彌陀佛像，自言：「此吾往生公案也。」<sup>27</sup>。臨終前囑咐家人在他死後，要以僧人之禮葬之。

紹聖年間，東坡再貶惠州、儋州，此時五十九歲的他，佛學修養已充分匯通三教的思想，奉儒而不迂執，信佛又非執迷，好道却不厭離。他在南遷的路上，拜謁了曹溪南華寺，南華寺是六祖惠能光大禪宗的地方。有〈南華寺〉詩云：

---

<sup>21</sup> 見《五燈會元》卷十七，《內翰蘇軾居士》。

<sup>22</sup> 見《樂城後集》卷廿二。

<sup>23</sup> 見《蘇東坡全集》前集卷三十三〈與程彝仲書〉。

<sup>24</sup> 見《蘇東坡全集》續集卷十一〈黃州安國寺記〉。

<sup>25</sup> 見賴永海《佛道詩禪》第六章，及《五燈會元》卷十六《雲居了元禪師》

<sup>26</sup> 《中國佛學人名辭典》第六百四十九頁。蘇軾一生與臨濟宗僧人往來頻繁，五代臨濟義玄提出「佛法無用功處，只是平常無事，屙屎送尿，著衣吃飯，困來即臥，隨處作主，立處皆真。」從此使對佛法有興趣的士人能輕易的在家修行，以居士自稱。

<sup>27</sup> 見《居士傳》傳二十六。

「云何見祖師，要識本來面，亭亭塔中人，問我何所見。可憐明上座，萬法了一電，飲水既自知，指月無復眩。我本修行人，三世積精煉，中間一念失，受此百年譴。摳衣禮真相，感動淚兩霰，借師錫端泉，洗我綺語硯。」（《蘇東坡全集》後集卷四）

東坡由這首詩誠懇地道出緣法深入的本來面目，以及自己真心皈命真寂，飲水自知、指月無眩的心境。不論此時他契道如何，詩中運用了許多禪門的話語，並融合了偈頌的形態，正得以顯現東坡詩筆的具體來源。蘇軾一生仕途多困厄，幸能與諸多方外僧友相互淬礪，促使他參禪信佛的修養日益深湛。在禪思佛理的幫助下，東坡的生活走向了通脫暢達，而顯得興味盎然。

### 三、坡公句中學參禪

東坡樂觀豪邁、颯然超離的詩句和他的透徹的禪學修養是緊密聯繫的。他把學詩比作學禪，詩境等同禪境，「每逢佳句則參禪」<sup>28</sup>是他自身深刻的體驗。他的許多詩詞都能深入禪髓，甚而引佛語入詩，把佛理禪意和他「行雲流水」般的文字融為一體，讀來別具趣味，呈現他給予世人獨特的美學印象。

嘉祐六年（一〇六一）年底，蘇軾初任鳳翔府（今陝西鳳翔）簽判。這年十一月蘇軾兄弟在鄭州西門外分別後，子由想起上次經過澗池的時候，是兄弟二人相伴，但這次卻是蘇軾獨自一人前往，對此人生飄忽不定的際遇有些感慨，因作《懷澗池寄子瞻兄》詩<sup>29</sup>。蘇軾便回覆了這首和詩《和子由澗池懷舊》，詩云：

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  
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，往日崎嶇還記否，路長人困蹇驢嘶。」

詩裡沉鬱悲涼的情調，深蘊哲理，道出了人生的短暫和艱辛。當東坡接到弟弟子由給他的詩，心裡不免想著：人生過往的印記到底是什麼？他以飛鴻留在雪泥上的爪痕為喻，表達他對人生聚散無常的感悟。「雪泥鴻爪」的比喻形象貼切，歷來為人所稱道<sup>30</sup>。

根據清人查慎行《初白庵蘇詩補注》卷三云：「《傳燈錄》天衣義懷禪師云：『雁過長空，影沈寒水。雁無遺跡之意，水無留影之心。若能如是，方解向異類中行。』此詩前

<sup>28</sup> 《書李端叔詩後》云：暫借好詩消永夜，每逢佳處輒參禪。見（《蘇詩彙評》頁1300）。

<sup>29</sup> 蘇轍：〈懷澗池寄子瞻兄〉相攜話別鄭原上，共道長途怕雪泥。歸騎還尋大梁陌，行人已度古嶠西。曾為縣吏民知否？舊宿僧房壁共題。遙想獨遊佳味少，無方驢馬但鳴嘶。

<sup>30</sup> 劉壘《隱居通議》卷十云：「此《東坡集》律詩第一首也。…『鴻泥』之喻，真是造理，前人所未到也。且悠然感慨，令人動情，世不可率爾讀之。」。

四句暗用此語。」<sup>31</sup>。原來東坡詩中精妙的「飛鴻喻」，其實是脫化自《傳燈錄》。知空禪師曾說道：“自古詩情半個禪。以禪為詩，以詩為禪，無可無不可也。”禪的滲透，使得詩的魂魄更有靈性，達到一種審美的境界。

此外整首詩逐句推敲，詩意與「涅槃四德」、「四念住」亦有所關涉：「人生到處知何似」？人終其一生不斷的尋方求道定義自己，達也好，不達也好，究竟為誰？我又是誰？時覺人生虛幻，而墮入「無我」的迷惘中；縱留下名也好，利也好，也只是一時的痕跡，如「飛鴻泥爪」，仍將消逝無蹤，這是生命的「無常」；看「僧已死」、「壁已壞」，我們的肉體會隨時間而遷流變化，在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的循環中而終將死亡，則知此身「不淨」；「路崎嶇」、「人已困」、「寒驢嘶」則已看清生命裡有許許多多「不能承受之輕」，人生總歸「是苦」。這八句詩，恰恰寓含「四念住」的修習<sup>32</sup>。

元好問說：「詩為禪客添花錦，禪是詩家切玉刀。」<sup>33</sup>，禪的精神陶冶著東坡，也滋潤著他的詩作。從佛經內涵與此身相關的意象入手，似乎更能了解東坡詩詞裡的精妙議論與人生哲理，甚而咀嚼出其中的禪趣和境界。也無怪乎東坡說：「每逢佳句則參禪」。（我則不免揣想：是坡公因「參禪而有佳句」，致使吾人因「有佳句而參禪」吧？）

什麼是「禪趣和境界」？東坡有一首《聽琴》：

**「若言琴上有琴聲，放在匣中何不鳴，若言聲在指頭上，何不于君指上聽？」**

詩只有短短四句，卻頗堪咀嚼。用指頭彈琴而聽到琴聲，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！大詩人卻問出這樣「毫無可疑」的問題？但仔細「聽」他所問的，又問得頗有道理——無聲的琴加上無聲的指，卻發出了妙音？。詩人用設問的形式營造了一個引人尋思的境界，待能有所思、而悟、而得，「趣」便在其中矣！《楞嚴經》云：

“譬如琴瑟、笙篴、琵琶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不能發。”這首《聽琴》簡直就是將這段經語具體形象化了。

東坡要人們「聽」的焦點並不在琴聲，而是「聽」一個人內心的聲音。他提醒我們要能對自心重新體悟，讓心靈徹底解縛，如此，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，任人任事，都是禪者的妙境，參禪的入處。琴可為之，水光、秋月，亦皆可為之。

唐代韋應物有一首《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》：“鑿岩泄奔湍，稱古神禹跡。夜喧山門店，

<sup>31</sup> 見《蘇詩彙評》頁 65。

<sup>32</sup> 清泉師提到的「涅槃四德」與「四念住」。不揣淺陋將詩句與「四德」作了如此的聯繫。

<sup>33</sup> 見〈答俊書記學詩〉。

獨宿不安席。水性自雲靜，石中本無聲。如何兩相激，雷轉空山驚？貽之道門舊，了此物我情。”韋應物對水石之間關係的疑惑與領悟，和蘇軾思索琴和指的關係是相同的。從禪的角度看來，一切都是「因緣和合」。

因烏臺詩案被貶謫到黃州，東坡經歷了生命中最困頓的時期，但他以灑脫的襟懷，在逆境中依然悠遊自得；他那風清神朗的生命姿采，千百年來仍讓人沉吟、嚮往。人們總說他「生性曠達」，但這其實是他依持著佛理逐漸參透轉變而呈現給世人的生命情調。《定風波》是一首生命之歌，總不意地在耳畔低迴……。失意時，它安慰著：「不要掛礙」；得意時，它提醒著：「不要貪愛執著」。<sup>34</sup>

且聽這首東坡從人生風雨中走來，一路唱的歌……

**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？  
一蓑煙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風吹酒醒，微冷，山頭斜照卻相迎。  
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**

這闕詞原有一段小序：「三月七日，沙湖道中遇雨，雨具先去；同行皆狼狽，余獨不覺，已而遂晴，故作此詞。」東坡寫作此詞時，已在環境險惡的黃州邁入第三年。某日他與友人同遊附近的沙湖一帶，不意途中遇雨。此時，雨具不在身邊，同行的人都狼狽萬分，可以想見眾人慌忙走避、怨聲迭起的景象；惟獨東坡不以為意，反而勸慰大家暫且忽略那穿過林間、急打樹葉的雨聲，何妨就此享受雨中吟詩嘯詠、緩行慢步的情致。「莫聽」、「何妨」二句，是他率直真誠的建議，在筆端一收一放，開展心境上「峰迴路轉」的朗闊，像極徐志摩「揮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」的無所沾滯；也有「既來之、則安之」的隨緣自在。

遙想詩人當時手持竹杖、腳踏芒鞋，一路披著煙雨，悠然行來的逍遙自得，他甚至興奮地呼喊著：「比騎在馬上還要輕鬆快意呢！」，此時的東坡已感受到「貶官」的另一面是「無官一身輕」的痛快。任憑風雨拋打，轉心就能轉境誰怕？「誰怕？」——盡顯詩人挺身迎向人生風風雨雨的任真豁達。

終於雨霽雲收、夕照相迎。微醺的酒意被料峭的春風吹醒，雨後的山林，微帶點沁人的寒意——這時，遙見山頭斜照，染紅天邊，彷彿含笑傳來幾許暖意，這是對生活的

---

<sup>34</sup> 2010年五月桐花開的午後，初到三義西湖畔拜訪這位依山傍湖而住的禪者、陶藝家王泰銘。來到他的方圓居，像走進世外桃源。方圓居是一處黑瓦白牆的三合院，整面樸白的大牆上，主人以竹子為筆，揮灑著蘇軾的「定風波」，映著西湖波光，主人古雅簡樸的衣著談吐，彷彿從幾世紀前，向你走來。

一種積極觀照，是一種通觀。人生不就是這樣充滿辯證嗎？在寒冷中有溫暖，在逆境中有希望，在憂患中有喜悅。回首望向來時之路，山色溶溶，在寧靜的氛圍中踏上歸途。風雨已然遠離，陽光漸次稀微。風雨終究會停的。詩人因這場風雨若有所悟，它像極了人生中的際遇，既沒有預警又缺乏軌則，令人難以掌握。驟然而來，又倏忽而去，這就是「無常」。如果一切難以掌握，卻要對境執著，甚而隨之起舞，心必然擾攘不寧了。

《六祖壇經》中說：「煩惱即菩提」<sup>35</sup>，逆境、煩惱的淤泥，若能用心栽培，必能綻放蓮花般的智慧花朵。「前念著境即煩惱，後念離境即菩提」<sup>36</sup>，當心靈不受外境著染，煩惱自然煙消雲散，清淨的自性就能如實的呈現。對於生命中的風雨，東坡以瀟灑的態度一笑置之，以一種超越的心靈，將平生煙雨化為美感的觀照，享受在煙雨之中安步徐行的舒朗情調。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。」這種不為逆境所困的瀟灑，轉苦為樂的智慧，正是契入禪心的體現。

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是東坡以意象具體的語言，點出了生命終極的歸宿。放下對風雨的排拒、對晴光的渴求，才能超越相對，邁向絕對而和諧的境界，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。《壇經》云：「能善分別諸法相」、「不起分別想」。哪有風？哪有雨？哪有晴？如果心靜，世界自然清淨。東坡一生波瀾起伏，歷經許多人生的滄桑，但他的「心」已不受任何外物的牽動，而對「身」的飄蕩更是能隨遇而安。他在〈自題金山畫像〉一詩中，如此的自我表明：

「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繫之舟。問汝平生功業，黃州、惠州、儋州。」

被常人視為是苦難的貶謫，黃州、惠州、儋州，一路而去，卻是他自覺一生過得最豐富且快意的一段日子。

晚年東坡更被遠遠的流放到海南島，他同樣地把這番對生命的覺知，寫入了另一首詩，〈獨覺〉：

「瘴霧三年恬不怪，反畏北風生體疥。朝來縮頸似寒鴉，焰火生薪聊一快。紅波翻屋春風起，先生默坐春風裏。浮空眼纈散雲霞，無數心花發桃李。瀟然獨覺午窗明，欲覺猶聞醉鼾聲。回首向來蕭瑟處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

只要悟透世界，了然於心，那麼對於人生的淒風苦雨也罷，晴光朗照也罷，都能安然處之，恬然以待。

<sup>35</sup>（《壇經·護法品》）

<sup>36</sup>（《壇經·機緣品》）

公元一一〇〇年，哲宗卒，徽宗即位，在海南的東坡得赦北還。他自己也沒有想到，還能活著踏上神州國土。歸途在海上，他有這麼一句：“雲散月明誰點綴，天容海色本澄清<sup>37</sup>。”天還是一樣的深遠，海還是一樣的平靜，雲霧散去，明月和海天相容一起，清淨澄明，那就是生命的本色。

歸途中，東坡買了兩根大竹子做肩輿，還寫了一首小詩：

**“所得龍光竹兩竿，持歸嶺北萬人看。竹中一滴曹溪水，漲起西江十八灘。”<sup>38</sup>**

他感嘆著說：我東坡能夠在眾人驚奇的目光中，走著坎坷的人生路，就是因為這一股曹溪的清泉，一直在我心中流淌。當時總算可以踏上歸途的東坡，臨走前想要將曹溪竹中的一滴水帶到西江，讓它便成「十八灘」漲水之源。在坡公的心裡，禪宗之法透脫無礙，如一股清泉，他對於禪法是情有獨鍾的。

東坡是宋代文學史上最璀璨的明星，學識淵博、才情洋溢，而卓然成家。然在政爭的擾攘之中，他的際遇坎坷，與才學極不相稱。所幸，對於佛法禪理深切的體悟，使他縱身在困境之中，仍能保持從容自在的樣態。人們說他「生性曠達」。蘇軾的詩中可以很輕易地找到「隨緣自適」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「曠達」。但這種人生態度，有學者作如此的註解：“蘇軾的曠，形成於幾次生活挫折之後的痛苦思考。”<sup>39</sup>

也許擾擾世態才能蒸餾出適意的明澄。那曠達的生性仍須經世事不斷的淬鍊！東坡曾寫首詩偈給佛印，以：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自詡「禪定功夫」，禪師僅以二字回覆，致使東坡大怒，過江質問——生性中的「曠達」，如何僅因二字即難忍腹中之瞋呢？塵俗生活中，只要一張開眼，就開始面對各種情境的考驗，心隨著相對的境界打轉，將不免落人生滅輪迴之中，永無休止。生性諸多善德，仍待歷練始而澄亮堅定。

東坡不是禪師，他卻把禪和人生結合得那樣渾然圓融。他的一生，讓人看到了禪在凡人生命中形成的巨大力量<sup>40</sup>。

## 四、結語

「拈花微笑」是禪宗最古老的公案，是人間最美麗的傳說，二千多年來，禪的智慧

<sup>37</sup> 蘇軾·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

<sup>38</sup> 《東坡居士過龍光留一偈》

<sup>39</sup> 王水照《中國蘇軾研究》〈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〉第一輯，北京，學苑出版。

<sup>40</sup> 清人錢謙益說：「北宋以後，文之通釋教者，以子瞻為極則。」（《牧齋初學集》卷八十三）錢鍾書《談藝錄》「六十九」也引沉歸愚語說：「宋人精禪學者，孰如蘇子瞻」。東坡的禪學對後世文人有較大影響，「蘇門四學士」皆遊學於禪門。

流傳在人間，開啟了世人的眼目，照亮了萬古長夜。釋迦世尊住世之時，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，迦葉尊者，破顏微笑，默契於心，世尊說：「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囑咐摩訶迦葉。」這就是禪宗的緣起。

禪，不但是中國唐宋以來民族思想的根本精神，尤其宋朝以後的孔、孟、老、莊各家學者，無不學禪、研禪。「禪解儒道」、「禪儒相融」的結果，佛教不但影響幾千年的中國文化，也融和了中國文化，並且孕育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佛學精髓——禪學。東坡生活在中國封建文化已經十分成熟的時期，他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封建士大夫的典型，多才多藝，文、詩、詞無一體不佳，書、畫等無一藝不精，在思想上則縱橫儒、佛、道，而廣取博收。由於東坡能利用佛教觀念對人生進行反省，培養起一種超然、灑脫的人生態度，這種觀念與儒家用世思想相互為用，則使他處於危難間不懼不餒，堅持理想，奮鬥不已。

禪門以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為宗旨。然而「不立文字」的真正用意是不執著於文字，並不是否認文字在求道上的方便使用，最重要的還是見性。能夠見性的人，不論立文字也好，不立文字也好，他本身永遠是來去自由，無滯無礙的。儘管時與外物推移周旋，也不離自性，而達到逍遙自由的境界，這是一段參禪過程，如此而能「見性」，而有「行雲流水」般的自在，和「拈花微笑」的美。

傾聽東坡彈出行雲流水間的禪音，不免再問：禪是什麼？禪，是有情眾生的清淨本性；禪，能幫助人類尋得失落的自我；禪，是生命存在的另一種狀態；禪是一種心靈的深層體驗，是真實不虛的動人境界；禪是物我相忘，全然融入的一種境界……唐僧皎然《聞鐘》詩曰：「古寺寒山上，遠鐘揚好風；聲餘月松動，響盡霜天空；永夜一禪子，冷然心境中。」只要內心保持覺知，古寺、遠鐘、月、松，都是禪。